得此乡音心足矣

——新吟附记之七

陈鹏举

《旗亭》：“旗亭贳酒醉凭栏，草长花飞獭上滩。不是风流常飒飒，何来水色总漫漫。两鳃流誉四鳃美，九鹿回头一鹿难。得此乡音心足矣，天中月似水精盘。”

旗亭，大抵就是城里官家的楼台吧。盛唐时候，下着小雪的春天，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三位诗人，在旗亭赊酒欢聚，正好碰上了一班青春佳丽唱诗。三人便有了比试的兴致。结果是不出王之涣所料，最后出场的那位最美的女子，唱了他的《凉州词》。王之涣自然大欢喜，就像获得了本次比试的第一名。

历来说文无第一，自然诗也难说第一的。譬如时下的诗词比赛，比的其实是谁能背的诗最多。诗文这活儿，写到了水平线以上，就难说彼此的高下了。即使是杜甫，被称之为诗圣了，历来不太喜欢他的人也是有的。不过，王之涣这首《凉州词》真是好的。到过凉州的人，更会感到它的好。二十年前，见过一则报道，说是在凉州发现了这首诗的诗碑。诗碑上刻着的第一句是：“黄沙远上白云间”。起初感觉意外，后来一想，感觉还真说得通。大漠之中，说到黄河，是一种壮阔，说是黄沙连接着云天，同样是一种壮阔。只要是好诗，总会有读者挺它的。

这回是写我和诗友的醉酒，在看得到草长花飞、春水鱼肥的华亭湖。风流，原意是风的姿态。这姿态，是从草长花飞、春水鱼肥里看到的。风的姿态很潇洒，连带着水色也很精采。鱼呢？世上的鱼，无论在哪里，大抵都是两鳃的。松江的鲈鱼，却被认为是四鳃的。谁让它有两酒窝？没读成鱼儿有酒窝，已经锐减了它的神奇了。两鳃两酒窝，读成四鳃，读成的其实是乡思。乡思里有一条四鳃的鱼，乡思自然成灾，很容易漫漶成相思的。有四鳃鱼的乡思，无与伦比。

松江除了四鳃的鱼，还有回头的鹿。所谓十鹿九回头。大抵说的是，松江的水土好，松江人的乡思重，恋家，仗剑壮游、博取功名的动力自然不足，以至多走不远。不过，十鹿九回头，还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思乡心切。四海游子，哪个不思乡心切？思乡心切的松江大文人、大英雄，历代不缺。就像不时回头的鹿，从来不曾停下过远行的脚步。历代倦游的文人，客居松江，甚至终老此地的，也是无数。可见，所谓十鹿九回头，这鹿还真不止是指松江人。

几年前我住在了松江。来松江的理由，单说我外婆是松江人这一条，也该很充分了。很满足此生和松江有这么一个血脉关系，也很满足可以对松江诉说我的乡思。

今晚，华亭湖上月亮很大。就像一个不断闪着光辉的水精盘。千百年来，千万里外，哪里都是客乡，只有月亮还是故乡的月亮。在前人的诗句里，月亮是被认作故乡的。此生应该满足了，生来便是游子，却在今晚，感觉是在故乡看着月亮，读着前人的诗，写着自己的诗，无论如何，总该是个很幸福的人了。

贵州田园写生之一

丁筱芳 作

鹊鸣声声影重重

郭树清

崇明地处江海交汇处，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加之近年来，随着生态岛建设的不断推进，树木越来越多，越长越大，独特的沿海地貌和丰盈的绿色自然环境，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给人们带来种种欢欣的同时，也给鸟儿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吸引着众多的珍稀鸟类在这里安家落户，传宗接代，尤其成为喜鹊栖息的天堂，白肚黑羽聚集在行道树的枝头，一年四季鸣声不断，招人喜爱。

在喜鹊的天堂王国里畅游，会不知不觉地被喜鹊们高贵优雅的身姿形态所感染，黑白分明的喜鹊孤高、圣洁，或卧或立，或跳或跃，或翔或蹦，神态自若地在树枝上交颈摩挲，在田间鼓翼欢歌，像亭亭玉立、肆意绽放的花朵，美丽动人。若是喜鹊在蓝天白云下飞翔，与天水融为一体，像极了一幅油画。要是喜鹊在阳光柔和的时候，它们每天都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它是在唱歌给花儿听的，花儿一听到歌声就笑盈盈地伸展着身姿，此时，这个世界生机盎然。

人们常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才是好生态。然而，喜鹊喜爱在高大的枝头上高高在上地生活。期间，喜鹊登枝是这些欢欣中最生动的景象。在晴朗的天气里，高高的树枝上阳光斑驳，玲珑美丽的喜鹊们翘着长长的尾巴，以一身黑白鲜明的装扮登在枝头亮着歌喉，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跳上跳下，在树林里来回穿行，精彩灵动的美，令人心醉神迷，带来好心情。

夏日里，天刚亮，宅院里的公鸡引吭高歌，绿荫如盖的树上，鸟儿轻声细语，喜鹊喳喳，清脆悦耳。行走在田埂上，面迎田野吹来的风，稻棵长得正疯，已看不到插秧时的行了，而是密密满满的，像少女的青发，迎风飘拂，妩媚动人。此时，你会看到几只喜鹊聚集在田边行道树的树枝上，它们边跳跃边鸣叫，即使你停下来仰头观望，它们也不会惊慌失措地飞走，依旧站在那里，旁若无人地欢唱着属于它们的歌谣，好不快活，恰似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

喜鹊对待生活是勤劳的执著的，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工作要像蜜蜂，生活要学喜鹊，作风要如啄木鸟”。到了秋天，秋风萧瑟，树叶落尽，星罗棋布的喜鹊窝暴露在树枝上，此时的喜鹊们正在飞来飞去，进进出出，或衔着树枝稻草重建家园，或运送着它们过冬的物资，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春天，经过喜鹊妈妈的精心孕育，毛茸茸的小喜鹊诞生了，几天之后，当它们能伸直脖颈啄取妈妈嘴中的食物，样子极为可爱。又见喜鹊妈妈不厌其烦地到处觅食并精心喂养小喜鹊，母爱的伟大让人为之动容。面对此情此景，让我联想起童年时代的家乡，虽然生态环境要比现在好，但高大的树木不多，加上人为地对鸟类捕杀，以使喜鹊难以搭窝生存，因此很少见到喜鹊窝，更是难见到象征着吉祥如意的喜鹊的身影，它们总是远走高飞，无处安家。

如今，乡村相对比较偏僻，但是偏僻有着它的好与妙。在这里没有了繁华，但也没有了喧哗，没有了热闹，但也没有了吵闹。这里自然的风光显现着古朴醇美，这里散漫的日子彰显着闲适优雅，这里自如的节奏舒张着轻松祥和，然而，这里更是有了众多喜鹊的陪伴，以及那鹊鸣声声影重重的情景，给海岛人民带来吉祥和喜气。

记张之凡同志

任溶溶

我已九十多了，却还活着，难免到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的日子。我在照相簿上见到当年在二马路礼拜堂前与老友张之凡及我儿子合影的照片。一查，张之凡已去世二十年。这也不能说奇怪，我这个儿子也年近七十了。

张之凡是我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事，他的父亲是著名连环画画家张令涛。张之凡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为《十万个为什么》设计了封面。这个封面受到小朋友热烈欢迎。

张之凡非常喜欢国外当代美术，这和当时的形势有点背道而驰。因此张之凡在出版社里经常受到批评。但张之凡并不理会，还是喜欢他所喜欢的美术，也就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了。我和张之凡倒很合得来。我们一起谈论文艺，也不管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反正外国就是了。我们觉得那里也有许多好作品，值得我们欣赏并且学习。可是张之凡在社内一直被另眼相看。这也没有办法。

“文革”时我到了干校，以后就没见过张之凡。他后来怎么样，我就一无所知。

不过有一点很庆幸，他活到1996年，那是个太平日子。

芒种闻麦香

赵自力

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就跟着父母劳动，农忙时节莫过于芒种。五月的风，带着夏的热情，尽情地吹拂着，把麦田染成了好看的金黄色。布谷鸟从农人们头顶飞过，不停地叫着“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时，芒种就到了，一个一边收割一边播种的时令来了。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里的五月，指的是农历五月份。每到这个季节，要抢着割麦割油菜，然后又抢着插秧，因此父辈们又把这个时期称为“双抢”。“芒种火烧天，夏至雨涟涟”。芒种前后，气温陡升，晴朗的日子里，农人们纷纷下到田地里，挥舞着镰刀，大片的麦株应声倒下，排成了一字形。晒干的油菜秆，被抱在大块油布上，人们踩上几脚，用力揉揉，油布上就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黑黑的油菜籽。我们叫“揉菜籽”，活儿不重，常常看见人们热得通红的脸上带着笑。

把油菜籽挑回家，来不及去歇歇，又要忙着去打麦子了。夜晚的打麦场灯光如昼，机器轰鸣。麦秸打碎后，柔软喧腾，空气中涌动着好闻的淡淡青草气息。场里是不让小孩进的，于是场边的麦垛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我们翻跟头、捉迷藏，跳啊笑啊，玩到夜深还不肯回去。来寻孩子的家长，往往是在麦草垛里扯出自己孩子的，同时也扯出了一串串笑声。孩子的嬉闹声和机器的轰鸣声，在乡下的夜空久久回荡。那些油菜秸秆和麦秸秆，父母总是舍不得丢，晒干后就捆回家当柴烧。

“芒种芒种，忙种忙种。”时令不饶人，麦子割完，必须抓紧时间抢种。“春争日，夏争时，小满赶天，芒种赶刻。”芒种突出的就是“忙”字，这是农家一年中时间最忙的时候。“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田野里一片繁忙，有用机器耕田的，有老农吆喝着牛的，还有一大群人弯着腰插秧的，把田野映衬得格外生动。田野里青青的秧苗，家里有金黄的小麦，还有黑黑的油菜籽，这个季节到处散发着丰收的气味。

芒种，尽管忙碌，却无比快乐，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父辈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固守着自己亲切的土地与家园，他们在散发着麦香的芒种里，忙且快乐着。

十日谈

享受传统佳节

孟兰盆节与事亲尽孝的关系如何？请看明日本栏。

读印札记

张纪恩

陈茗屋

纪恩老伯是无倦苦斋同门师哥张翔宇的父尊。老伯在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长期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在上海等地进行地下工作。他是君匋钱老师的好友。抗战时期，就曾请钱老师为陈毅刻过对印。可惜，留存的印蜕，老师遍寻不着。

新中国成立以后，纪恩老伯在上海工作，和钱老师交往密切。也替他的革命战友求刻。在整个五十年代，钱老师为一张三李刻印最多。其中二位李姓干部即是老伯介绍成了老师的好友。

三李，是李一氓、李仲融、李宇超。一氓先生旧时代在上海从事过文化革命工作，是老师的旧识。李仲融、李宇超二位则是纪恩老伯的战友，都嗜篆刻。仲融先生早年和杨开慧烈士是同一党小组的战友，解放后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和南京图书馆长。宇超先生早年和纪恩老伯一起，在总理手下搞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山东省副省长、华东局秘书长。钱老师为三李均刻过数十方印章，往来很密切。

一张，就是张纪恩老伯。一张三李，指四位老前辈。巧的是“一张”二字也是《新民晚报》张林岚老先生的笔名。而林岚先生是纪恩老伯的堂弟。

张老伯嗜印，尤嗜钱老师的法刻。请刻自己的姓名印、收藏印和闲章也有数十方之多。可惜，一次次的社会变动，大多已不知去向。老伯不但替革命同志代求，且请钱老师为他的父尊、兄弟辈奏刀。一九五六年时，还把在中学求学的翔宇送入钱门，学习艺文。翔宇老哥于绘事大有悟性，过了一年，老师为刻一印，边款曰“翔宇学画有进，刻此贻之”。

张老伯嗜印，于篆刻一道也颇有独特之思想。附图的“张纪恩”即是佳例。此印钱老师以秦印法为之。白文加十字框，是秦印之寻常面目，奇在左下的小框内竟有“君匋刻”三字。审其边拓，是“纪恩兄嘱将款字刻入印面，此为第一次也。乙卯（一九七五年）二月君匋并记”。原应刻在印侧的“君匋刻”三字，应索刻者请，刻在印面上，钱老师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五百年篆刻史上，好像也是唯一。我估计，张老伯是研读过吴让之印谱的，所以会提出这个绝妙的要求。

就印论印，此印令人眼睛一亮。不但结构严谨，线条挺拔，且古意盎然。既富书卷气，又饶金石气。区区论印，窃以为此二气极为重要。回顾历代大师的印作，皆有二气在焉。当然，那时的士人是读四书五经的，识得雅俗。笔底刀下，自然而然充溢雅致。又普遍读过《说文》，临、观各种碑帖，懂得什么叫金石味。现代的我们一辈，更遑论时髦青年，当然望尘莫及。知道不足，不怕，努力赶上，耐寂寞，多读点有用的古书，多研习经典的碑帖，自然会进步向上。莫名其妙自满自足，自吹自擂，徒得一气耳。俗气。

钱老师是多产作家，据其晚年自己统计，刻印当在二万上下。最近，我和裘国强兄受命编辑钱老师的印谱，遍向友人征集老师的印作。翔宇老哥和海天兄昆仲保存着钱老师为其家属所刻的十七印。珍贵的是，均为其一门四代所刻制。钱老师为一家四代人刻印，没有第二例。

第一代是爽夫公，纪恩老伯的父尊。前清秀才。清末民初，在其家乡金华府浦江县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现在的三联书店，是由邹韬奋等前辈创立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合作体。“生活·读书·新知”六字为手写体，由三位前辈文人分别书写。其中“新知”二字是爽夫公手笔。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那时，纪恩老伯在三联书店从事地下工作。

第二代是纪恩老伯和其嫡堂兄弟张书旂先生。张氏一门出过大画家大文人，复旦大学前辈名教授张世禄先生，也是纪恩老伯的嫡堂兄弟。在老伯这一代中，张书旂大概是最为显赫的一位。在旧时代，大学林立，满街教授，在很长一段时期中，部颁美术教授，据说只有张书旂、徐悲鸿二位而已。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二战即将结束，同盟国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又逢美国罗斯福总统连任。张书旂受命绘百鸽图，蒋介石题字，作为国礼，奉献罗斯福总统。蒋的题字，上款写“罗大总统”，也颇为有趣。

第三代是翔宇老哥。除了姓名印，还请老师刻了“荣荣窗下兰”等闲章。老哥擅写兰竹，趣味甚为高雅。是无倦苦斋同门的大师哥。

第四代是翔宇老哥的女公子，家学渊源、工隶书。钱老师赐刻姓名印鼓励之。

纪恩老伯是老革命，是文化人，和钱瘦铁、唐云、程十发等先生均有密切交往。二零零八年，老伯以百二高寿逝于上海。早年，老伯曾是中央特科、红队的成员，倒也并不全是打打杀杀，还做了许多文化工作。一九三八年中文版的《西行漫记》翻译出版，他是主持者之一。听老伯说，当时经费奇缺，此书是以预定，先收书款的方式才得以出版的。

夜光杯